

# 眼前未必苟且 远方未必诗酒

## ——我的墨尔本留学生活素描

马素湘

初到墨尔本，下了飞机，我便激动地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输在我状态下留了一条长长的评论：“昨天还看见你，今天你已横跨大洋到南半球了，感觉有些恍惚……”“煽情输！”我简短地回复了他。

临行前的一个月，我每天宅在家看视频，出门的目的就是约小伙伴们打游戏、搓麻将、吃夜宵、玩狼人游戏……如此日复一日，浑浑噩噩，不亦乐乎，当时的我希望日子就这样持续下去，永不停歇。而初到墨尔本的兴奋与激动让我把那段“醉生梦死”的日子瞬间抛在脑后，甚至也忘却了当时的期许。

把行李搬到房间后，我便开始了马不停蹄地奔波：办交通卡、银行卡、电话卡、学生卡，忙着买生活用品，参加学校各种新生活动……朋友圈的状态也渐渐变成了大家眼中一出国就开启吃喝玩乐新模式。晒沙滩照、晒厨艺、晒活动是其中当然包含的内容。

在墨尔本吃的第一餐令我印象深刻。对当时的我来说，用英语点餐是个挑战。记得在选酱料时，我扫了一眼，发现自己除了tomato sauce，其他都看不懂。“Tomato salad please”，我随口说。“Sorry？”对方显然没有听懂。“Salad”，我回答。店员依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以为我要更多蔬菜。难道沙拉酱不是“salad”吗？我心中充满了疑惑……一个月后，我才知道，当地人称沙拉酱为“salad dressing”，难怪别人听不明白我说的英语。

当我在微信朋友圈晒了平均每天只有一节课的课表和一张“赤膊”征战澳服游戏的照片后，好朋友们纷纷在状态留言，感叹我在此悠闲惬意的留

学时光。而他们哪里知道，那是我墨尔本留学近3个月来唯一一次玩游戏。被繁重学业压得透不过气来，我只好暂时作别了那些心爱的游戏。实际上，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甚至不是暂别，而是痛痛快快地玩游戏的日子永远不再回来。

原以为出国留学后，英语水平会自然而然地大幅提升；会跟一大堆老外一起上课，与他们毫无障碍地用英语交流。然而，事实是过了3个月，我的英语并没有多大长进，还在口语、写作上“挣扎”。讨论课上只有两个外国同学，大家基本是用中文交流，用英语的机会很少。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和价值观的差异，与外国人交朋友也困难重重。功课使我疲于奔命，课程虽然很少，但需要阅读的资料很多，布置下来的作业量很大。每周，我总有读不完的资料，总有做不完的作业。

忙碌的留学生活让人始料未及，却也让人感到充实。就这样不知不觉中，3个月时光悄然流逝，而我逐渐地适应了这里。就学习而言，我的作业成绩既有令人欣喜的进步，也让人沮丧的苦涩，但无论怎样，我都一如刚来时一样认真努力，并欣然地接受，因为留学生活让我明白了，进步的背后是辛勤的汗水和潜心的修行，不理想的成绩只能说明需要提高的空间和迫切性。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高晓松身陷逆境时写下的这句话感人至深，也给时时刻刻怀“诗和远方”人们以极大鼓舞。我很欣赏那些无畏逐梦的人，但并不喜欢高晓松的这句话，因为他把忍受和适应当下的逆境，看作某种令人不堪的“眼前的苟且”，而在我看来，那是锤炼人意志的生活的馈赠，应该坦然、欣然地面对和接受。抱有某种无法拒绝的无奈，只会让人在消极中错失“诗和远方”。

换一种眼光和视角，不如人意的眼前生活其实并不“苟且”。于我而言，墨尔本的求学时光

虽然紧张、忙碌，但是我感到满足和幸福，而曾经在国内容度过的那些“任性”甚至有几分荒唐的日子也让我感到愉悦和怀念。经历的就是人生，到底值不值得，到底有多少收获，一时还难以判断，甚至无需计算。我不想留学最终能带给我什么，只知道每天做最好的自己。

我喜欢墨尔本，也思念故乡。我做着热爱的事情，也认真对待不那么喜欢、不那么熟悉的作业。见识过现实的人情冷暖，品味过酸甜苦辣，但我也会把心中的一个角落永远留给宫崎骏的动漫和自己的永无乡。远方可能诗酒歌赋江山良人，但自己的眼前又未尝不是他人的“远方”？

（作者就读于墨尔本大学。本文为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教育组“我是留学生 这是我的故事”有奖征文作品）

### 留学感言

## 淘宝 日本旧书街

陈洋

今年年初，有一则新闻在日本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根据朝日新闻的报道，日本立教大学石川巧教授在去年夏天前往熊本县旅行期间，在该县内的旧书店中偶然发现了1945年1月号的《月刊每日》。这本杂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北京发行的一本日文综合文学杂志，但日本国会图书馆却一直没有保存，而且连每日新闻社都不知道这本杂志的存在。因此，石川教授的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文献资料上的空白，而且也将有助于学界研究当时日本政府的言论压制。

虽然对日本文学了解有限，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石川教授当时在一家普通的旧书店中找到这样一本史料价值颇高的杂志时的心情。因为在日本留学的这几年，笔者经常去旧书店淘书，特别是当与喜欢的图书不期而遇时，那种痛快感简直难以言表。

旧书店在日本全国各地星罗棋布。根据日本“古书籍商组合联合会”的统计，截至2014年全日本约有2200家旧书店，其中东京770家、大阪280家、京都120家。东京的旧书店之所以最多，其原因在于日本最为知名的四条旧书店街中有三条在东京，即位于千代田区的神保町旧书店街、位于文京区的本乡旧书店街以及位于新宿区的早稻田旧书店街。这三条街中的旧书店数量分别约为140家、22家和40家。至于剩下的一条则是位于大阪的阪急旧书店街，约有13家旧书店。

当然，旧书店集中在一起只能突出规模的大小，事实上这四条旧书店街最让人津津乐道还是它们漫长的历史。神保町旧书店街应该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大约从1880年开始形成。当时，中央大学、日本大学、专修大学、明治大学等学府相继在神保町一带建立，在吸引大批学生的同时，也使得各类旧书店兴起，由此才慢慢地形成了这条亚洲最大规模的旧书店街。

在这130多年里，神保町旧书店街并非一直平安无事。1923年关东大地震使得该旧书店街遭遇严重打击，但因得益于东京市复兴计划，又使得这条街迅速恢复和发展。在1945年3月的东京大轰炸期间，美军对东京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战略轰炸，但神保町旧书店街却出人意料地躲过了这场劫难。究其原因，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时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接受了研究日本文化的苏联专家建议，神保町一带集中了日本贵重的文化财产，应予以保留。另一种说法则是，因为神保町书店毗邻天皇居住的皇宫，因此得以幸免。

本乡旧书店街和早稻田旧书店街同样也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它们和神保町旧书店街一样，也是因为大学的兴起有此形成了旧书店街——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分别在这两条旧书店街上。如果说以上三条旧书店街的形成是受大学影响的话，那么位于大阪的阪急旧书店街则是受企业的影响。阪急旧书店街的构想最初来自日本著名企业家小林一三。或许是因为小林相继创立了宝塚歌剧团、东宝电影制作公司的缘故，所以1975年成立的阪急旧书店街主要以美术、乐谱、浮世绘等艺术类旧书为主。它既不像神保町旧书店街那样旧书种类繁多，也不像本乡旧书店街和早稻田旧书店街那样主要出售学术类书籍。

日本的这四条知名的旧书店街笔者都有去过，但最常去最喜欢的还是神保町旧书店街。从东洋大学出发乘坐地铁仅需要10分钟的车程，可谓相当方便。因此，每当空闲之余，笔者总会去那里逛一逛，一来是放松身心，二来则是期许能够淘到好书。日本茶道中有一个词叫作“一期一会”，意思就是一生只有一次缘分，在一定期限内与某人或某事只有一次相遇的机会。在我看来，淘书的过程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期一会”。不仅需要用心付出，还需要坚决果断，因为如果这次错过了，那么今后可能也就再也不会遇到了。事实上，笔者就有过两三次这样的淘书遗憾，懊悔莫及。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前往日本旅行，体验日本文化。诚然，日本文化存在于寿司、樱花、茶道、和服之中，但与此同时，它还藏匿于拥有浓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旧书店街中。

（作者为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博士生）

### 学子观察

神保町旧书店街一角

当我拖着几乎全部的家当从北京出发，经过22个小时的旅途到达瑞典南部小城韦克舍已是当地时间午夜12时，学校派来的最后一班接送车载着我们几个说着不同语言的交换生驶向此次旅程的目的地——瑞典林奈大学。

瑞典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1/6的国土在北极圈内，即使是北半球的8月的盛夏时节，也仍然会让人体味到的寒意，尤其对我这个长途劳顿的女生而言，困倦不堪的我干脆把携带的几乎所有冬装都套在身上来御寒，而后直接倒在松软的床垫上呼呼睡去。

瑞典韦克舍是座不知名的小城，市中心的建筑最高不过3层，半个小时就可驾车穿越城市，一所大学、一座老教堂、一座市立图书馆、一个中心集市广场、一家麦当劳，还有散布在市中心的小店铺，这些或许是其一切繁华所在。不过韦克舍也被称为“世界最环保城市”，湖泊遍布、森林环绕，在森林中漫步的你甚至会偶遇野生麋鹿，它是这个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动物之一。

在大雨里从市区扛回被子枕头锅碗瓢盆之后，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我将和所有留学生女生一样，走上成为“女汉子”的必经之路，而这期间必须锻炼的，是忍受孤独的能力。学校的宿舍是走廊式的单人房，一层楼共用一个厨房和客厅，拥有绝对自由的私人空间，但同时也意味着，当你回到房间，你面对的只有自己，以及窗外越来越早见到的日落。

独自做饭对我而言是乐事，但是一个人吃饭是一个需要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孤独与思乡之情总会在那一刻侵袭而来。最令我不堪的是黄昏时分，我沿着草场小径独自一人徘徊。而身旁不时走过与父母一起散步玩耍的

不知不觉中，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的实习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但是今天早晨从家一路漫步到UNESCO总部曲线形大楼的时候，感觉来这里实习报道的情形就像发生在昨天。

我有幸在UNESCO总干事办公室做我人生中第一个十分重要的实习，并加入一个高效和睦的团队。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国家，都有特殊的人生经历，但置身于这个文化多元的集体，我从未感受到文化差异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难以超越，相反，文化的差异性以及它所带来的对异国文化的向往总能使每一个人试着理解彼此，尊重彼此。我在这收获了许多的爱，也热情积极地给予他人帮助，一颗在异国飘荡的心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找到停靠的港湾。

在西方文化里，上司常常被理解为“在隔壁办公室办公的邻居”，不会感受到十分明显的等级划分。记得实习第一天，老板迟到了。同事乔伊斯给我引见了各位同事，带我参观了UNESCO餐厅、会议室、录影棚和古色古香的日本花园。回到办公室后，老板还没有到。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见面以后应该怎么介绍自己。正在沉思冥想之际，我看到一位十分英俊的男士步伐矫健地走进来，用法语向大家打招呼，我意识到他就是传说中的老板。他之后向我解释自己为什么迟到。听着他的解释，看着他一副认真的神情，我仿佛觉得我们的角色瞬间实现了转换，他变成了普通员工，而我则有了几分当老板的感觉。

我马上被允许对老板直呼其名，以“你”相称。中午老板请客，我们点了西兰花炒鸡肉、牛排炸土豆条等作为午餐，虽简单，但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们边吃边聊，话题当然少不了法国足球和好莱坞电影。而我从自己之前做的一个噩梦讲起，向大家“贡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桥段“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大家听得很入神。

在UNESCO实习的每一天都很充实，在这个群英荟萃之地，我从那些身怀绝技，动辄通晓五六门外语的员工身上学会了谦卑和乐观。他们有不凡的履历，有的人曾是政府要员，但他们却把自己放得很低。和我们在同一层楼上办公的鲍里斯被哈佛大学录取了，但是他直到临行前一天，给大家发巧克力的时候才腼腆地告诉我们他要走的消息，并且只是说，他要去美国了。如果没有我们“威逼利诱”，他就不会把自己进入世界顶尖学府的消息公之于众。在UNESCO，像鲍里斯这样的能人还有很多。我总想文化与文化无论有多么不同，总能殊途同归。这种谦卑不就是2500年前老子所推崇的“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的真实写照吗？

我在UNESCO收获了很多友谊。那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博物馆，所到之处都是名家的画作、雕塑和精美的手工艺品。能够在这样得天独厚的工作环境里工作，于我而言已是莫大的幸福，而能够有机会与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一道工作，更是一种极大的幸福和满足。比拉尔是UNESCO的明星摄影师，因为她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就是能把照片拍得比真人更好看。她对我厚爱有加，总是亲切地喊我“小朋友”，还为我拍了好多靓照。还有伊利亚，那个来自保加利亚的阳光大男孩，每次经过我办公室门口都笑得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还有阿黛尔、玛蒂尔德、安娜，我们团队的那些漂亮的男孩女孩们……那么多亲切的面孔每每让我想起那么多美好的往事。

还有不到两个月我在UNESCO总部的实习生活就要结束了，每念及此心里总有几分感伤。那部曾经创下法国电影票房纪录的影片《欢迎来到北方》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一个人来到法国北方之后，会哭两次——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我对这句台词深有感触。刚到UNESCO实习的时候我并没有哭，但是，离别在即的时候，我可能真的要泪如雨下了吧。

（作者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

### 职场新兵

## 韦克舍 留学札记

朱敏

孩子。而我只能掏出手机与母亲隔着大陆和大洋聊一聊，7个小时的时差甚至使得合适聊天的时间也不多。可恼的是气温太低的日子手机总会自动关机，我把它放在衣服口袋里取暖，一震动便立即取出。

来交换之前，我极少一个人逛街，不过到此地之后，这渐渐成为我的必修课。11月末，韦克舍市中心已经开始有圣诞节的气氛，漂亮的灯光装饰点亮了街道，店铺几乎处处有折扣，我为了即将开始的冰岛和罗瓦涅米之旅准备行头。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们成群结队在时装店里为该购买哪条牛仔裤讨论纠结，而我穿越了整座城市寻找一件称心合意的御寒防水服。选择恐惧症的我逐渐学会了取舍和决断，当看着镜中自己的那一刻，我知道只有“她”才能为我做主。

我开始一个人旅行。第一站是东欧国家捷克，这一次旅行让我曾经的不安的情绪散尽。尽管曾在街头遇到醉汉，夜晚独行时总会心跳加速，但是布拉格老城最终以它的美丽和震撼打败一切。我也在柏林墙前寻找熟悉的图像，看着一队又一队的中学生在著名的“兄弟之吻”前合影，我总会猜想他们是来自墙的这边还是那边，他们微笑的面孔背后是否是对父辈们往昔岁月的理解和体味？在12月的赫尔辛基，我登上狂风骤雨中的芬兰堡。巨浪拍打着“杀戮海岸”，雨水从炮台的石缝里滴落，大风推着你不间断向前，瞬间能感同身受历史中个人的渺小和无力。独自旅行的时候，总是能想很多，感受很多。

留学生活赋予我很多，除了独立自强地成长之外，还有难得一见的“血月”，绚烂神秘的极光，以及韦克舍最灿烂的秋天和最纯洁的冬天，还有每晚精心熬煮的黑糖奶茶，瑞典室友的巧克力蛋糕和瑞典特色小龙虾……这里一切都让人沉醉、让人着迷。

（作者就读于瑞典林奈大学）

## 享受多元文化之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实习有感 马爱芳



马素湘近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外景

马爱芳(左)近影

朱敏近影